

系列长篇小说·民国时代

# 天狼

刘育新 著



长篇小说

# 天狼

刘育新著

博库

中国·美国·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[www.BOOK00.com.cn](http://www.BOOK00.com.cn) 和/或 [www.BOOK00.com](http://www.BOOK00.com)) 下载的作品,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 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 包括但不限于: 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 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 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 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 BOOK00, Inc. 的商标。

## 内 容 说 明

《天狼》是作家刘育新第二部长篇小说。

这是一部雄奇悲壮的生命交响曲，一幅波澜壮阔地历史画卷。小说以浓彩重墨描绘了本世纪初，发生在关东白山黑水之间动人心魄的故事。耿直开朗的古震庭经商一世，不交官府。他的二子一婿，一个学为儒；一个逼为匪；一个沦为警。三个人以繁华的松江县为背景，展开了殊死地拼搏。小说场面恢宏，情节跌宕，生活气息厚重。注重人物内心深处地开掘。塑造的文学形象栩栩如生。古震庭、古伯梁、古仲鸣、古符氏、裴英莲、孙彩蓝、翟密、周大赖等众多性格鲜明、感情复杂的人物跃然纸上。作品语言丰富，叙述冷静，结构紧凑，张弛有致。

## 故事梗概

松江首富古震庭，原籍山东。光绪十一年，十九岁，只身闯来关东。历尽艰辛，仍一贫如洗。后来娶了个麻面女人古符氏，陪送几百倾土地。在哈三爷的帮助下，于松江开办肉铺、土庄、烧锅、百货商店。还在奉天最豪华的中街开办大商场荣泰兴，聘请申致祥管理。四十五岁那年，买来曾被土匪史大彪抢去做压寨夫人的裴英莲为妾。英莲十九岁那年，为古震庭生下儿子天狗。天狗有一兄一姊，大哥古伯梁是奉天师范高材生，在县任小学教师；姐姐古仪凤在邮电局上班。古仪凤与翟密坠入情网，二人在月下谈情，终致怀孕。古震庭知道，暴跳如雷。古仪凤卧床绝食，后由一顶小轿抬到翟家，受尽苦难。后与翟密回古家居住。翟密为岳母古符氏下乡收租，偷偷将地卖掉。回城勾引天狗饮酒嫖娼。是天狗与师父杨大彦学习武术。武艺、枪法皆精。古震庭见到天狗从妓院跑出，在东小院关其禁闭。天狗在小院唱二人转，彩蓝趴墙头窥听。天狗越墙，二人私定终身。翟密花钱，当上警察。为霸占古家财产。与山上土匪勾结，在雪天用汽车绑了天狗的票。翟密在县城造谣，说天狗是土匪史大彪的遗腹子，阴谋用舆论阻止古震庭续票。天狗被绑架上山，徒手打伤土匪数人。匪欲将其烧死。多亏杨大彦师父搭救。杨大彦因被人陷害上黑虎山坐二把交椅。翟密诬告古震庭“通匪”。杨大彦为救古震庭，杀人毁容，以充天狗，送至古家。古家为“天狗”出殡，彩蓝一头撞死以殉情（改编可由无赖盗墓奸尸，被一老翁搭救，教其武艺，后

在天狗蒙难时，突出营救)。古震庭、古符氏被翟密逼死。天狗和杨大彦于大烟馆刺杀翟密未遂。痛恨土匪的天狗，入伙为匪，报号天狼。天狼奉命下山抢劫，他搭救了老实的车老板，击毙两个悍匪，夺得两匹骏马回山。得到匪首黑五赞许。翟密改名翟洪魁。花重金卖官，任松江守备县城的营长。献计上司对黑五进行假招抚。黑五受骗丧命，天狼杀官军，用五百人头，在林下雪地祭典黑五。多股土匪四面围攻县城，欲杀翟密。松江军民在步县长带领下同仇敌忾，顽强抗匪。深夜，灯明火把照耀古城，裴英莲突然出现在城垛，对城外高呼天狗，制止其攻城。翟洪魁自称团长。土匪攻城七天七夜。翟洪魁在团部玩牌、吸毒、嫖妓。土匪攻城不下，议撤兵回山。正值全城军民即将胜利之际，翟洪魁携全城捐献的购枪巨款，带妓女小茶花，弃城逃走。城陷，人民横遭浩劫。众匪大肆掠夺。烧毁县府，开监释放囚徒。县长步耀宗指挥抗匪，壮烈牺牲。三十余个土匪缙子入城大肆掠夺百姓。唯有杨古(杨大彦、天狗)缙子不抢百姓，专抢官银号。所有的商店都被掠夺一空，唯有古家肉铺和商店幸免遭难，完好无损，原来高大赖在其门上插了白旗，上写“天狼”。杨大彦全歼北大营官军，撤兵回山。此时城里尚有部分军队与匪对峙。日本关东军大佐枯尾率部占领松江。遭到守城残部和土匪的袭击。枯尾用迫击炮击败兵匪。连长丘建功以下一百九十一人被俘。枯尾将俘虏吊死在电线杆上，暴尸示众。古伯梁义愤填膺，率众卸尸。买棺盛殓，作文祭祀。众百姓纷纷加入卸尸行列。此举触怒枯尾，于当夜将古伯梁抓入监狱。天狼进攻松江，以救其兄。此时，关东大部沦陷。杨大彦联

合各绌子，组成抗日先救国锋军。自任军长，天狗为副军长。天狗率人奇袭靠山火车站，抢劫洋行、炸军火药库，威震关东。翟洪魁找到裴英莲，假意搭救古伯梁，骗取地契变卖。翟洪魁加紧陷害古伯梁，在枯尾面前造谣生事。古伯梁在狱里，受尽百般磨难。枯尾上司西山意欲利诱伯梁投敌，任松江县长。令他写悔过书，伯梁挥笔写了正气歌。枯尾血洗靠山镇遭到天狗的伏击。枯尾部队伤亡惨重。一向暴戾骄横的枯尾几乎丧命，后全军被天狼击溃，饮弹（非剖腹，以此抗议上峰）自戕。翟洪魁贪污巨款挥霍殆尽。伪造文件，去奉天，查封古家大商号荣泰兴。被申致祥识破，狼狈逃离奉天。途中，被裴英莲击杀。日军动用大批飞机轰炸松江县城。古伯梁妻死子散，痛不欲生。遂归依佛门。荣太兴掌拒申致祥。他通过哈三爷与抗日救国军联系，一个风雪交加的黑夜，十几辆军用气车，“抢”了荣泰兴的几百箱货物，拉到深山老林，抗日救国军所在的黑虎山。

## 第一章

关东大地，苍穹阴霾。傍晚时候，大风从天边涌起，肆无忌惮地扫荡着广袤的山野。狂风来势凶猛，震塌满天的冻云，风卷大雪，呼啸着从天而降。桦树们挺立着，白亮的树皮灰暗无光。无叶的枝条在风中颤抖，细小脆弱者都被大风折断，抛向远方。桦树林怒吼了，象一千头怪兽震天哀号。

桦树沟小屯好象被大千世界抛弃，在狂风暴雪中颤抖了一夜。

翌日清晨，雪霁天晴。太阳无事一样，从东南天边冉冉升起，无力地照耀着银白的大地。山野银装素裹，白茫茫一片。迎着阳光，偶尔闪烁出一条七色的光带，绚丽缤纷，美丽壮观。

桦树沟小屯苏醒了。大多数人家的烟囱冒出炊烟，给寒冷的蓝天带来人间活气。

住在村西口的隋老大戴着大狗皮帽在门前扫雪，忽听大黄狗一声接一声地拚命吠叫。他直起腰来，隐约听到远处传来踢踢踏踏地马蹄声，还没等他回过神来，大队的匪徒已经冲进村口。隋老大惊呼：“胡子，胡子来了！”话音未落，冲在前面的土匪吕大麻子举起手中的匣子枪，“叭叭”两下，随老大应声倒在雪地。枪声回响绵长，久久地滞留在无边的寒气中。热血带着腥甜的热气染红地上的白雪。隋老大使劲蹬了蹬腿，就再也无声无息了。大黄狗咆哮几声，便哭一样呜呜低吠。两只狗眼滚出滚烫的热泪，滴在它主人渐渐僵硬的脸上。

清脆的枪声有如炸雷，震惊了安静的小屯。人们立刻慌乱起来。一月之前，土匪史大彪绉子血洗凉水台，使桦树沟人心惶惶，小屯大大紧张了一阵。随着时光一天天过去，屯里的人们对土匪的警惕慢慢松懈了。想不到大雪刚过，土匪就闯进村子。一时间枪声大作，杀声四起。村民们看见隋老大卧在雪地上，无光的眼珠子瞪得溜圆。鲜血从咽喉冒出来，在白雪地上冻结成血冰。令人魂飞魄散。人们张惶失措，东藏西躲。早晨的空气不再清新，火药味，混合着血腥味在空中弥漫。霎时胡匪乱吼，百姓哭叫，马嘶人嚎，一片混乱，桦树沟喧嚣震天。匪徒们在村街上横冲直闯。用枪托砸开房门。肆无忌惮地闯入家家户户，翻箱倒柜，抢夺财物。匪徒们逼着殷实人家，套好车马，连同匪帮的大车一共十二辆。往车上装载抢来的东西：衣服被褥，马鞍马镫。捆着四蹄的活猪疯狂地嚎叫着，叫声凄厉。一袋袋的粳米、大豆在大车上，罗得老高。雪地被人踩马踢变得坚实了，粮食撒了一地。马儿们低着头，弹动肥厚的嘴唇，吞食地上的粮食。匪徒持枪将小屯抢掠一空的同时，又绑票抓人。他们不管村民哭爹喊娘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专找富裕人家抓人。三十七户人家被绑来八个人，他们的黑话管抓来的人质叫秧子。秧子房临时设在村西大户老裴家。连同老裴家当家的二老爷子，一共是九个。此时接近中午，老裴家大院闹翻了天。土匪们杀猪宰羊，煮鸡炖鹅。有的要吃饺子，有的要吃油饼，他们沙哑着嗓子大喊：

“肯腹漂洋子！”

“我要肯腹翻张子！”

院里的土匪崽子闹腾地厉害，忽然有人大喊：“拷秧子了，拷秧子了！”匪帮的四梁八柱之一，秧子房掌柜吕大麻子，开始给绑来的九个善良百姓逞下马威。让崽子们对秧子严刑拷打，逼迫他们交出金镗子、银镗子、现大洋和大烟土。

远近闻名的守财奴裴老抠，也是人质之一。人们传说他曾经拉屎捡豆瓣，用水洗过再煮了吃。他听见就脸红脖子粗地辩解：“我捡了不假，都喂了鸡了！”裴老抠是挨打最多、被打得最重的人。他被捆绑双手，光着脊梁，吊在房梁上，地下放着一瓦盆凉水。一个五大三粗的崽子，用二龙吐须的皮鞭，沾着凉水，抡着膀子猛抽。一鞭子下去，就是两道血印子。裴老抠满脸汗水，杀猪一样地嚎叫。这家的户主二老爷子，也是“肉票”之一，正坐在炕里“候审”，眼见自己亲弟弟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淋淋，又惊又怕，禁不住落下两行老泪来。二老爷子昏花的老眼，看见门口有个中年妇女，惶恐地向屋里看了一眼，旋即消失了。看脸面象他的侄媳妇，这孩子胆子也太大了，她老公公让土匪快打死了，还敢到这来看望。

二老爷子没看错。那个妇女是裴老抠的儿媳妇，叫柏淑娟。是两个孩子的母亲。她看见老公公被打得死去活来，惊恐交加，中心悲痛，急匆匆往家走。走到隋老大的尸体旁，她紧闭双眼，屏住呼吸，快步越过。一口气跑到家里，早已想好一个破财免灾的计划：她打算先用孩子换回年迈体弱的父亲，再动员那舍命不舍财的老头，拿出钱来，赶快给土匪“上项”，上项就是给土匪交钱、进贡。这黑话是她刚刚听来的。上了

项再换回心爱的孩子。她慌忙下了菜窖，吩咐大孩子做些必要的准备。然后就小跑着，到村东头武老先生家。武先生是村里唯一会写对联的“老学究”，他识文断字，能言善辩，在屯子里威望很高。关东土匪的规矩有七不抢，学士列在七不抢之内。所以老先生是这次浩劫中唯一的幸免者。柏淑娟一进武家院子，就泣不成声。武老先生把她让进屋去，她声泪俱下地说：

“老叔哇，我爹他……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“他年纪那么大了，万一有个好歹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想用我家成子换回我爹。我爹回来再想法拆瞪钱，再拿钱把孩子赎回来。”

武老先生闻言眼睛湿润了。他竖了一下大拇哥，也不言语，背着手匆匆走了。过了一会，武老先生来到裴老抠家，一进院子就喊：“我把事情说妥了，小成子呢？”

柏淑娟抹着眼泪，从屋里领出个十六七岁的孩子。穿着青棉袄，腰里扎个围脖。头上戴个破狗皮帽子。娘俩也顾不上说话，洒泪而别。那孩子紧跟着五先生，一老一少一路沉默着，来到村西秧子房。门上的卡子，看见这老头来过，知道他有事，也不阻拦，放他们进去。那个叫小成子的孩子，看见自己的爷爷吊在大梁上，遍体鳞伤，吓的脸唰地白了。嘴唇哆嗦着，竟然说不出话来。吕大麻子斜楞一眼武老爷子，嘴里喷出

口浓烟，喊道：“换秧子，换秧子！”

小土匪崽子松开大绳，放下裴老抠。老头有如一个死猪，瘫在地上。崽子踢了他一脚，骂道：“快滚。”回头问吕大麻子：“掌柜的，拷不拷这小子？”

吕大麻子看了一眼吓的发抖的小秧子道：“盘还挺亮，象个红票。”

几个崽子听吕掌柜说那小孩象个姑娘，不约而同发出了淫邪的笑声：

“哈哈哈哈！”

“啾啾啾！”

“嘿嘿，嘿嘿！”

卧在地上的裴老抠象被蛇咬了一口，霍地一跃而起，不顾伤痛，瞪圆双眼，盯着隔辈孩子，失声地干嚎：“我不用换！我不用换！你给我回去……”

吕大麻子猛地抡了老抠一个大嘴巴，冷笑道：“好，不想回去，一块绑了！”

这边两个崽子七手八脚把孩子五花大绑。那边两个崽子把裴老抠带血捆了。老头打着挺干嚎，他的嘴被打肿，牙齿也掉了两颗，嘴里呜噜呜噜，人们听不出个数，意思是豁出一把老骨头了，大麻子火了，从崽子手里夺过大枪，咔嚓拉了下枪栓，吼了声：“老子嘬了你！”武老爷子连忙横身挡住，又是鞠躬又是作揖，一连串说出六七句“大掌柜息怒，大掌柜息怒”，还说了两句“大人不见小人怪”裴老抠此时只好缄口无

声。大麻子喊了声：“滚蛋。”他连滚带爬逃出秧子房。

匪徒命令九个秧子，都在后背缝上一块一尺见方的白布。然后把三个人一串捆绑了。

正在忙乱，传来匪首史大彪的命令马上撤退。屋里屋外的土匪们高叫着：“挑了，挑了。”裴家大院人喊马嘶，乱成一团。肉票被土匪押出屋，吕大麻子喊：“让秧子蹬轮。”于是土匪崽子们高喊：“你们都上车，快他妈上车。”匪帮要集合，高叫：

“码人了，码人了。”

“连子队在前，轮子在后，秧子在中间！”

“上道！”

土匪撤走前，放火烧了老裴家的大草垛，大火呼呼地燃烧，烈焰熊熊，火光冲天。

太阳一如既往，平静的照耀着小屯。浩劫后的小屯并不平静。人们忍着悲痛掩埋了死者，苦主由老太婆们陪着抹眼泪。被绑了票的人家，关上门全家咳声叹气，商量如何筹措钱款，营救亲人。大多数闲人，嘴里骂着土匪八辈祖宗，钉好门窗，找个窝风向阳的地方，抄着手，谈论着这场大劫难。估计被土匪抢去多少大洋，统计损失多少马匹，起走几多枪支，还有若干麻袋粮食。人们痛定思痛，纷纷议论：

“咱们屯子早就应该买枪。要变成响屯，史大彪也不敢沾咱屯子边！”

“咱们屯子损失的，十沟拿出一沟来，买枪也用不了。”

“还是武老先生有见识，头半年他就提出变响屯的。”

话题谈到武先生，自然而然地转到了裴老抠家。

“老裴家娘们主意也真正，让大闺女女扮男装。换回老公公。”

“武老先生眼神拙，硬是没有看出来。”

“咳，铰了头发，戴上大狗皮帽子，脸上又抹了锅底灰……”

“骗得了武老爷子骗不过她的亲爷爷，裴老抠死也不让她换。”

“差点送了老命。”

“老抠捡了条命。可毁了那大闺女了。”

“那么水灵，不让土匪糟蹋了才怪呢！”

“咳！”

“咳咳！”

关东大野。北风凛冽，白雪皑皑。正所谓“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”。在荒无人烟的大野行进着匪帮的队伍，这些乌合之众。挟裹着战利品，沿着玻璃河套，向深山老林进发。匪首史大彪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，前呼后拥走在队伍中间。前有匪帮军师，翻蹶的朱齐开路，后有火炮头草上飞殿后。史大彪时不时瞻前顾后，欣赏着他的队伍。匪徒们有的骑马，有的坐花轱辘大车，有的赶驴驮子。还有的用高骡大马拉雪爬犁。从头到尾一里多长的队伍。蛇一样在白茫茫的雪野划着一字和之字。此时匪首满心欢喜。他的队伍实有八十八人，号称一百二十号人马。离巢六天，未伤一人一骑，先后在蛤蟆塘、桦树沟打家劫舍，两次

均获大捷。老匪心花怒放。这些少皮没毛、不堪入目的邋遢兵，在他看来却十分气派。穿俄国军大衣拎鬼头刀的；穿黑布褂子腰别红布包着树疙瘩的；戴青缎子小帽抗洋炮的；捂着狗皮帽子背着套筒枪的……

史大彪马上扬鞭，指指点点，问与他并驾而行的粮台，两个屯子共抢来多少钱物。

粮台流利地回答道：“共得洋票一千七百七十八元，现大洋二千二百六十块。洋炮两杆，套筒枪九支。二十大车粮食、三十五匹骡马，十大爬犁衣饰杂物和十八名人票。”

出乎匪首的意料，在那两大车肉票中，隐藏着一位如花似玉，水灵灵的大姑娘。那姑娘就是裴英莲。

裴英莲弯腰屈膝坐在铁箍花轱辘大车上，挤在几个陌生的男人中间。她两手抄在袖里，低垂着头，把脸深深地埋在狗皮帽子里，暗暗啜泣。热泪泡湿了狗毛，蒸发出一股腥味。她不敢大声哭，只有悲泣。今天的事情发生的都是那么突然，不容她想明白前一件事，新的变化又接踵而至。清晨，大风还没有停下，她和母亲早早起床，为上山拉半子的父亲和弟弟做饭。服侍他们爷俩吃饱，带上干粮走了。胡乱吃了口饭，收拾了碗筷，端起针线筐箩就走，小筐箩里放着一小卷红纸和一把剪子。她要去找二妞铰窗花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两声清脆的枪声。妈妈慌张地说：“不好了，胡子来啦。英莲你赶快下菜窖藏起来。”爷爷早就把院子扫了，菜窖那边堆着厚厚的雪。她看了妈一眼，就钻了下去。窖里很黑却很暖和。充满潮湿的泥土味和清甜的白菜味。她在地窖里想象着

胡子是什么样子。一定是满脸红色大胡子的怪物。后来，她在黑暗中听到了一阵骚乱。吼叫和谩骂声、劈里啪啦的嘈杂声，声音很小，好象离得很远很远。后来就是可怕的寂静。一下子，所有吓人的东西都从她头脑中钻出来了：大野狼、老虎妈子、蓝脸恶鬼、大红胡子。她咬着大辫子，她一害怕就咬着辫子。她的辫子又粗又亮，二妞她们都非常羡慕。英莲一个人在菜窖里，有点喘不过气来。过了好长时间，她听见菜窖的门一阵响动，随即出现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蓝天。天空瓦蓝瓦蓝的。她妈端了个小豆油灯，手里还拿把剪子，跳下菜窖。她不知道妈拿剪子干什么，她没有问剪子的事，却问了一句：“妈，胡子走了吗？”妈妈答非所问：“你爷爷让胡子抓去了。”英莲一下子落下了眼泪。妈说：“我刚才去看了，你爷让他们打得满身是血。他那么大年纪了，我怕他有个好歹。”妈妈低垂着眼睛，瞅着手里的油灯说，“我想用你把你爷爷换回来。”英莲看到油灯在抖动，听到妈的声音在颤抖。她什么也没说，紧紧咬着辫子，使劲地点了点头。妈含着泪说：“我要给你铰下辫子。”英莲抹了下眼泪，咬着嘴唇，使劲地点了点头。妈放下油灯，咔嚓一剪子铰下她的大辫。又三下五除二，给她剪了个帽盔子头，象弟弟小成子的头一模一样。妈说：“行了，咱俩上去吧。”妈堵好菜窖门，把她拉进屋，关好房门。让英莲换上小成子的旧棉裤破棉袄。又扔给她一个破旧的狗皮帽子，小声说：“我请武老爷子到秧子房说合说合。”说完急急走了，走了几步，又急急走回来。给她脸上抹了锅底灰，叮咛道：“记住，你就是小成子。你爷回家，起出钱来，马上就go去赎你。”说完，急

匆匆走了。她使劲点了点头，她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因为她没有又粗又长的辫子了。

裴英莲正回想着早晨发生的事，不料头上被抽了一马鞭，破帽子立刻开了花。英莲懵头懵脑地扬起脸，叭的又是一皮鞭，一阵钻心地疼痛，脸上立刻起了两道血檩子。她想哭但不敢哭。原来前面是个山弯，窝风雪厚，车马难行。土匪崽子让秧子们下来推车。和英莲一条绳捆着个老头，浑身直哆嗦下车慢了点，大麻子掏出匣子枪，叭的一枪把老头脑瓜盖嘣开，花红脑子软颤颤的流出来。英莲见了眼前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一个崽子割断了绳子，象死猪一样把他扔在雪地上。英莲吓得死去活来，忙去推车，她双腿突突乱颤。她没戴棉手闷子，手指冻得又红又肿，象胡萝卜。大雪灌到鞋壳拉里。脚趾冻得猫咬一样地疼。推了几辆车，后面是雪爬犁。土匪们喊：“秧子蹬轮，秧子蹬轮！”英莲害怕大车上的血迹，想快跑几步，换个干净地方坐。栓在一条绳上的二老爷子腿脚太慢，影响了她。他们最后上的车，只好坐在冻成硬片的血泊上。

起初，英莲觉得很好玩。武老爷子来了，只瞅她一眼就说：“走吧，成子。”她想笑，却没有笑，没有了大辫子让她心里难受。当她进了二爷家，看到自己爷爷被打得遍体鳞伤，爹一声妈一声地嚎叫，才知道和性命相比，辫子无足轻重。爷爷脸上血泪交加，眼珠子都红了。他一眼就看出她不是小成子。爷爷说死也不让孙女回自己。急得英莲直错搭脚。她真的见到了胡子。他们并不是长满大红胡子的怪物。他们也是人。可是他们没有人性。遍体伤痕的爷爷满地打滚，就是不回家。一个一脸大